

晕眩

金岱著



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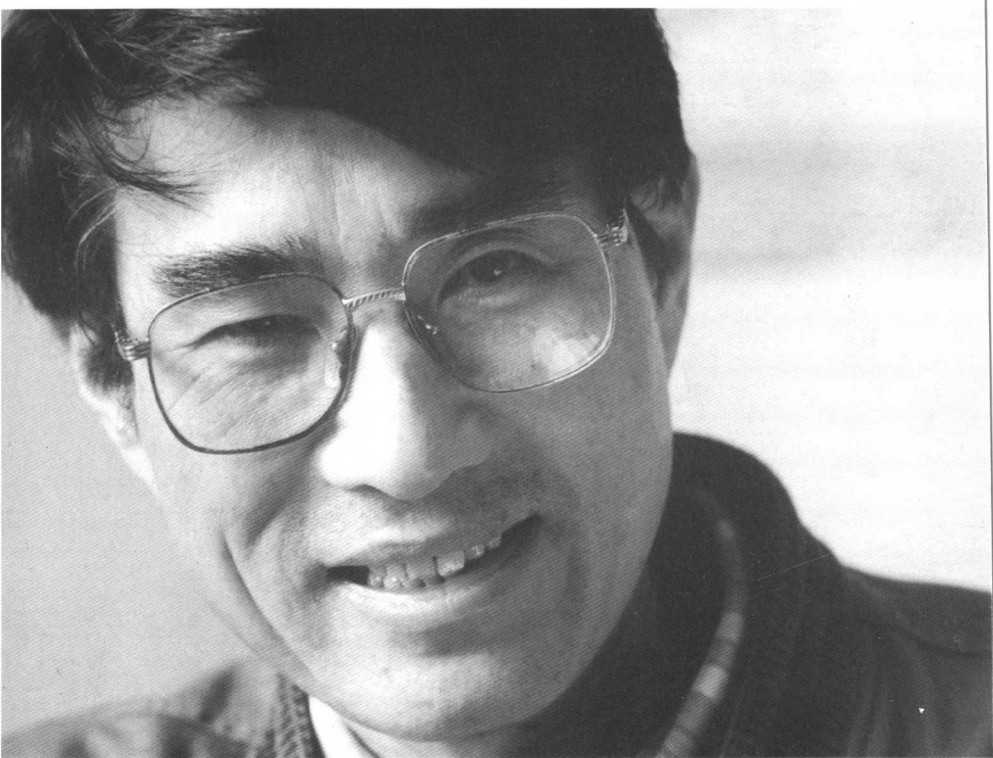
I 247.5 / 2320

晕眩

金岱著

精神隧道

中



作者近照

0211-210

上帝死了之后，人便开始晕眩

——作者手记

卷 一

1

……尿热辣辣的，急在鸡鸡头上，想尿，尿不出来，想憋又憋不住……心悬了起来，像被一根细绳子绑住，吊在嗓子眼里，晃晃荡荡，也是吞不下吐不出，弄得五脏六腑都要翻了出来……脚呢，一定是踩在了破棉絮，或者是掉进了烂泥塘里，反正站不稳，踩不实，跳不起，动不了，晕晕乎乎，云里雾间……

……妈的，电梯肯定出毛病了，那一溜红字像患了什么神经症的眼睛一样，一个劲儿地直眨，54、43、31、29、25、18、13……十楼，我要到十楼，我想我多半是要到十楼，可是它不停，它想必是失控了，就连一楼它也不停，就连地下室它也不停，它一个劲往下掉、往下掉、往下掉……

奶奶的它现在一定钻破地表了，如果不是电梯间的六面墙壁挡住你，你一定连阴惨惨的地狱都看见了，青面獠牙的群鬼，影影绰绰的地火，分布在十八层地狱中的各式各样骇人的刑具……可是就连地狱的牢底你也钻穿了，你看见了沸腾咆哮的熔岩，你看见了金刚石一般无比坚硬的白热化的地核……地核也不能阻挡你，你穿过地核，又看见熔岩、地狱、地表……你从地球的另一端掉出来了……

应该找个地球仪来查查，这地球的另一端，是什么地方？是美洲？还是太平洋里的一个岛？……可是来不及了，你继续往下掉……你永无休止地往下掉，像判了坠落的无期徒刑，尿急、心悬、呕吐、晕眩，整个世界在你身外永恒地飞转，呼啸……

“喂，你又睡着了？”

是不是睡着了呢？十一床自己也闹不清楚，十二床的声音他倒是听得分明，但却显得非常遥远，遥远得像在另一个世界里，他反正还在掉，在永恒坠落的电梯里下不来，真难受哇，难受得想一死了之……宇宙并没有一个底，这一点他好像是知道的，那么他从地球上掉了出来，会掉到哪儿去呢？……

“这老兄福分好，他能睡，能睡就好，我就是睡不着，”十二床嘟嘟哝哝地自言自语道，“睡了就不晕，你知道晕有多可怕，我们得的这该死的病！我什么都不怕，就怕这晕……”

十一床微微翕动眼皮，让眼睛张开一条缝，一抹透着幽蓝的白光，在他眼里向四面八方延展而去……

他知道这是病房的颜色，但很可能这也就是宇宙的颜色，无边无际的宇宙一定正是这种颜色……是的，十一床知道自己躺在一间病房里，这病房里除了两张病床，两个床头柜，一架电视机外，便什么也没有了，它显得那样空阔，像旋转不停的宇宙那样空阔……病房里照例都是白的，白的病床，白的床单，白的电视机外壳，白的天花板，白的地板，白的墙壁，当然还有两张煞白的病人的脸……不过，这一片的白色里暗含了一种幽幽的蓝色的调子，大概这是墙壁的涂料微微着了一点色的缘故，然这一微微的着色，便使这一切的白光增添了许多渺远，使小小的病房获得了某种延展，躺在这里，就像躺在蓝天里，躺在宇宙里，躺在无边无际，无有着落的太空里……

“原来你没睡着，十一床？”十二床发现了他的邻居的目光，支起身子，嚷起来。

“不，我要真没睡着才好呢，睡着比醒了还晕。”

“比醒了还晕？不会的，睡了才不晕呢。”

“醒了才不晕，我说。”

“睡了才不晕。”

“醒了才不晕。”

“睡了……”

“醒了……”

“得了得了，我看还是死了才不晕。”

“你这话也对，”十一床轻轻叹了一口气，“人只要活着，就没有着落的。”

十二床嘴角抽搐着，万念俱灰地伸开四肢，沉重得将身子落平在床上。

病房里笼罩着死一般的寂静，宇宙一般空洞的寂静……

十二床那些毫无血色的，修长而美丽的手指在床单上神经质地弹动着。他是瘦削、好动而焦躁的，终日说个不停，动个不休，仿佛是在黑暗的地狱里盲目和疯狂地寻找着逃生的门径，他那双嵌在高鼻梁上的奇凸的眼睛，也是变幻多端的，时而绝望，时而快活，时而张皇，时而放任，时而咄咄逼人，时而茫然无边……

与此正好相反，十一床却始终一动不动，任何一点轻微的动作，似乎都会加剧他的晕眩，加剧他的失落的痛苦，而且他也不知怎么动，往哪儿动，他的身体尽管庞大，头颅是那样硕大，肩膀是那样宽阔，可是在无垠的宇宙里却像一片悲惨的树叶，永远找不到栖身的处所，他知道自己眼睛里冷雾弥漫，最多偶尔会进出

一些狐疑的火花，他不再有任何一点生的信心，他什么也不再相信，什么也不再希望……

“喂，十一床，你说我会不会智力受损，会不会变成傻瓜，那种口里流涎，眼睛发直的……真可怕！”十二床耐不住寂寞，又聊开了。“你知不知道我到底是几级脑震荡？医生干吗不肯告诉我……”

“我看不会，我看你说说不定会变得更聪明些。”十一床实在不想说话，可他也想努力说说，也许说说能使脑子里的电梯暂时刹车。

“别胡说了。”

“不是胡说，你没听说过，有人摔一跤，摔出特异功能来了。”

“那敢情我这回翻车翻得好，我这回脑震荡震得妙，上帝保佑，给我震出点特异功能来。”

“没问题。”

“我要是有了特异功能，头一件事，就是探视一下你的脑袋，看看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，把自己结果掉，这可得有什么样的勇气呀，噢，天哪，对不起，我……”

“没关系。”十一床拼命撑出一副坦然的样子。是，是没关系，把自己结果掉需要什么勇气，要是可能的话，他愿意再来一遍，甚至十遍，百遍，只要真的能把自己结果掉，别像这次，该死的不死，不该死的却……他不记得是哪个剧本里说过，命运之神眼是瞎的……他痛苦而深重地叹了一口气……

“我真该死，”十二床欠起身子，“我真该死，惹你难过了？捅你疼处了？想起往事了吧？得得，别想了，还是接着听我的故事吧，我的故事还有点意思，是不是？我的故事荒唐滑稽，不比你的故事，你的故事一定悲惨凄凉……”

……他第一个来到这间寝室。寝室门上贴了一张有八个人姓名的纸条。他在纸条上挑出了自己——乔启隆——便用肩膀撞开门进去了。他放下行李，举目环顾：四张上下木床，八张单人课桌，还没住人，已经满满当当，毫无疑问，这里将是一个拥挤和吵闹的世界，而他乔启隆将要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呆上整整四年，真是不可思议，不过，这可是没办法的事，眼下的乔启隆还不能够向校方申请一幢小洋楼哇，因此，他面临的第一项使命便是，在这八张床位中，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僻静的角落。

是的，他需要僻静，他已经习惯了孤寂，很长时间以来，他都是一个人住在一间很大的茅草棚里，草棚周围两三里内没有人烟，有时候他一整天看不到一个人，与他做伴儿的只有一大群胖乎乎又傻乎乎的猪，他曾经颇为满意自己的那个处境，老实说，他更喜欢猪，而不喜欢人，人的样子、声音，甚至气味儿都令他生厌、憎恶，当然，除了他自己，不，或许也包括他自己。

这八张床位他可以任意挑选，他知道，任何一个具有这种首选权的人，都会挑选一张靠窗的床，那儿可以享受阳光和南风，窗外还有常青的夹竹桃，一年里有许多时间，抬头可见那绯红的夹竹桃花，也是够令人赏心悦目的了，但是，夹竹桃外却是马路，这校园里的马路虽不会车水马龙，可人来人往总是免不了的。他不能忍受，他决意选那张靠门的上铺。门外虽是走廊，也会有人走动，也会有所干扰，但门是可以关的，门可不像窗户，门一关就万事大吉了，视线与声音都消失了，即使门不关，他也好歹在门之后且高居门之上呀！不过，更为重要的是，他看中了这张床的

床头和墙壁之间的那段距离，他灵机一动，觉得这段距离大有益处，足可以供他营造一座堡垒。

是的，他需要一个堡垒，他乔启隆必须把自己装甲起来，必须建造一个能攻能守，能战能退的据点，他要这样的一个据点养精蓄锐，埋头攻书，汲取一切养料，以便使自己的羽翼丰满起来，然后他乔启隆就要从这里出发，像饿鹰似的，闪电般扑向天空，他要去征服，征服什么呢？他不知道，反正什么都得征服，什么都是可以征服的……他在接到入学通知书的当儿，就已经下定了这样的决心……既然上帝又把他抛入人间，又给了他一次生活的机会，那他可就不客气了，他必须把自己遭过的难，把自己受过的一切损失统统地捞回来，他绝不会像从前那样愚蠢了，他也绝不再是从前那个傻瓜、笨蛋了，他现在什么都懂了，没有任何人再能够欺骗他乔启隆了……从前的那个世界完全崩毁了，他差不多也已经粉身碎骨了，谁知他竟鬼使神差般地从那片废墟中爬了出来，那他就要像涅槃了的凤凰一样，把自己重新铸过，用最坚硬的钢铁，把自己从头发尖到脚指甲都重新铸过！总而言之，过去的一切都死掉了，现在的乔启隆是一个崭新的乔启隆。

他把被褥和旅行包往那张上铺丢去，然后，坐在自己的那只大木箱上，凝视着床头的角落，开始来设计那段距离。是的，他需要一个堡垒，一个与世隔绝的堡垒，这必须是一个书和床的世界，除了读和写便是睡觉，他可以一整天一整天地呆在里面，不往外迈半步……没有必要往外去，世界是不存在的，存在的只有你自己——他从自己的全部惨痛经历和漫长的苦苦思索中，终于明白了这个真理，是的，除了我自己的存在，没有任何什么是存在的，“世界就是我的表象”——他不记得这是谁说的，好像是从一本什么大批判书里看来的，但也许这就是他自己的发明也

未可知，他不管那么多，反正他喜欢，他认为这才是千真万确的大实话，这才是世界上惟一的真理，哪怕世界上的人都死光了，这句话还会留在这世界上的，批判什么，有什么可批判的，越批判越说明有道理，是的，他乔启隆受的骗也太多了，什么弥天大谎没见过，现在他老人家什么也不相信，什么也不崇拜了，惟一的只相信自己，只崇拜自己，我怎样觉得怎样琢磨，这世界就是怎样的样子，没什么希罕，我才是这个世界的总裁判，我才是这个世界的总导演，导演不是电影的中心吗？就是，怎么样！不相信，走着瞧吧，只要有足够的意志和智慧，我就可以征服一切，主宰一切……所以，现在我第一步必须加固自己，重新锻铸自己，像诸葛亮躲在他的茅庐里一样，修炼成精，修炼为神……当然，眼下你的茅庐不可能在山清水秀的卧龙坳里，但是，心远地自偏，就地取材，巧于设计，工于建筑，给自己造一个茅庐，一个堡垒，一个根据地，并非一件难事。

……他很快在心中画好了草图。首先他需要两三块木板，一大把钉子，他果决地站起身，走出门，在校园里游荡起来。他的运气不错，他很快在据说是物理大楼的一个楼梯下的角落里，找到一个旧五斗桌的抽屉，他把这抽屉拆散了带回来。他又从一位正在检修新生寝室的年轻电工那儿，借到一把老虎钳，他带着这把钳子搜寻了五六间还未住人的新生寝室，在那些旧木床上拔到了一大把钉子，他用这些战利品把他的床头和墙壁间连接了起来，然后，他把他的那口大木箱搁了上去，搁得稳稳当当，他使劲摇了摇，没有任何动摇的迹象，很满意，他对自己的设计，对自己的运气和敏捷，全都表示满意。

现在他把行李包解开来，将包被褥的那块淡蓝的塑料布拆出来，抹抹平，铺到大木箱上，四个角用图钉按好。他又从木箱里

取出一个夹子台灯和一对铁皮书夹，他选了个位置挂好台灯，再把书夹竖起来，然后他打开他的一大捆书，从中挑出了几本《辞海》，一本《英汉辞典》，一本《哲学辞典》，几本世界史著作——全是厚厚的、精装的、象征着知识的分量的书——夹进了铁皮书夹，好了，那口大木箱转眼间变成了一个漂亮而庄严的工作台了，他坐在床沿上，伏着他的工作台试了试，妙不可言，不用下床，就可以看书写作，面对墙角落，不会有任何干扰，堡垒的第一期工程胜利完成了……接着他就铺垫褥；挂蚊帐——尽管他们入学时间推迟了，已接近入冬，房间里绝对不会有蚊子，但他还是挂起了蚊帐，蚊帐实际上就是第二期工程，别小看了薄薄的蚊帐，蚊帐一挂，人往里面一躺，这世界就会在蚊帐里了，外面就不再存在了，加上它和那绝妙的工作台珠联璧合，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，一个坚固的堡垒，一个藏龙卧虎的根据地，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伟大的建筑了！

他的伟大的堡垒完工之后，他坐在里面，端详了好久，这坐卧读写，游刃有余的世界，真是令人无限惬意……他看着看着，又就势躺下，觉得八脉畅通，百骸舒松，心安神定，恍兮惚兮，如入太虚仙境……是啊，眼下的乔启隆还需要什么呢？什么也不需要了，有了一个把自己裹得紧紧的堡垒，一个供自己读书、思想和休息的天地，人还要什么呢？读书和睡觉，悠悠万事，惟此惟大，当然，还要吃喝拉撒，这倒是个麻烦事，这可是在堡垒里解决不了的事，想到这里，他心中稍稍地有了一些不快，不过，那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，尽管需要走出堡垒去办理，也不需要费很多时间、精神，没有什么关系，想个办法，也许“尿”的问题还可以在堡垒里解决掉呢，例如搞一个瓶子，一个带有橡皮塞的瓶子，放在堡垒的某个角落里，一直到装满了，再拿出去倒掉，这便可以

节省走出堡垒的次数了……如果有一个输送带，吃喝的问题也一并解决了，从餐厅里直接输送过来不就得了，当然，最好还是要有一个女秘书，一个漂亮的女秘书，专门为他乔启隆处理一切琐事的女秘书，必须是漂亮的，必须有倾城倾国之貌，她也是城堡的一员嘛，她必须裙裾拖地，步履轻盈，扭着腰肢，微微颌首，像侍候帝王的宫女一样，用灿烂的黄金托盘，托着琼浆佳肴，一步步踏上五百级台阶，送到这高山上的城堡，云端里的宫殿里来，这个城堡是供他一个人享用的，他在这里思考国家和人类的大计，城堡的城墙远看去隐隐约约，轻纱般的烟雾一样，实际上却是一种特殊的装置，它具有防核的能力，在现代疯狂的核战争中也不会被摧毁……城堡里有阔大而精美的内苑；苑里古木参天，碧草如茵，花香鸟语，蜂迴蝶转，足令人流连忘返，不知归处……散步、读书、苦思冥想、高声吟哦，没有人，一个人也没有，没有烦恼，没有欺骗，没有琐事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在这之外则什么也不存在，也许，漂亮的女秘书，不，美丽宫女是个例外，当然，他并不爱她，她只是他的工具，偶尔召来，欣赏一下她美丽的肌肤，甚或与她做一做爱也未尝不可……多少年后，也许那些天真的孩子们，好奇的年轻人，还有自认博闻的老年人都会来朝拜这座隐秘的城堡，因为这里曾经住过一位伟大的思想家、政治家，君王或者领袖，先知或者导师，一位用他的想像改造了世界的人，人们顶礼膜拜，轻手轻脚。慢言细语，观赏这神秘的宫殿，生怕吵醒这位伟人的亡灵……

有一种巨大而嘈杂的声音传了进来，他知道他的寝室里进来了新的同学、新的住户，不过，他认为这只是幻觉，寝室和同学，一切都是幻觉，根本就不存在，他乔启隆是如此之威严，没有人敢把声音传进他的城堡里来……但是，他耳边响起了一种粗

鲁的惊叹声——他妈的，这是谁呀，搞得这么干净，这么漂亮，这么周全，这么……想不出赞赏的词了……简直像个宫殿了，瞧他，什么都有了……对于这样一种赞赏，他乔启隆倾向于承认，承认那不一定是幻觉，承认那是一种存在，不过，他没有动弹，没有睁开眼睛，他不会为了几句动听的话，就开戒离开他新筑的城堡，去与人交往，记住，乔启隆，你的使命！

3

“你说我傻不傻？我老在那儿傻等。可我又老觉得人家会对我犯疑，干吗？这个人，每天这个时候在这里溜达，什么事都没有。当然，这纯粹是胡思乱想，这是车站，好几路电车和公共汽车都得在这里停站，一个人每天准时在这儿等车，正如她，每天准时在这儿下车，难道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吗？不过，我想我主要恐惧的还是怕被她发现，可是，她一定已经不认识我了，况且，我总是站在站台的外面，斜倚着站台的那根水泥柱子，装出一副悠闲的样子，用眼角往那边瞟，我眼睛棒极了，不像你。

“一个老头，一个小孩，一个胖妇女，瞧她，下车多艰难，天哪，好险，那条肥腿差点被车门钳住了，没有，这趟又没有，前门也没有，最后一个下的倒是一个姑娘，头发蛮漂亮，有点像，可那鼻子真够呛……

“我就那么站在那儿数，数一辆辆停站的车，一个个下车的人，我数了大概有一个月了吧，每天，当我数到她的时候，我的工作就算结束了，剩下的，是一小段梦游般快乐的时光……

“你说我真傻是不是，每天为了那一点点梦游般快乐的时

光……噢，瞧你，你又睡着了？我的故事难道一点儿也不能吸引你？十一床，我……”

“……不，我在听呢。”十一床很不容易地睁开眼睛，一抹幽蓝的白光从他眼里向四面八方旋转着延展而去……

“就是，你得有点耐心，你听着听着就会听出意思来的，你别急，那个美人儿马上就出台了，你很快就能见到她了……”十二床神经质地眨了一阵眼睛，不安地挪动了一阵身子，才又接着讲下去：

“我就那么傻等，每天下午六点左右，当太阳掉到那幢电视大楼后面的时候，她总是从停在七路站牌下的某一辆蓝色流线型的电车上下来，轻盈地飘到人行道上，轻盈地转身往南走，走过中山大道和南京东路的天桥，往东折去，经过许多华丽的商店橱窗，也经过不少僻静的铁栅栏围墙，最后走进一座庄严的大门，消失了。她总是齐耳的短发，发梢微微地向里卷曲，有时候，她那天鹅绒黑幕般的头发垂下来，会遮住她的小半边脸颊；她有小巧的微翘的鼻子，有一张精致的轻抿的嘴唇；她整个是玲珑剔透的，小小的婀娜的身姿，白皙而晶莹的肤色；她变换着无穷的服饰，当换上那种领口较低的连衫裙时，她那冰清玉洁般的颈项，简直叫人昏迷；她又总是带着某种淡淡忧愁般的沉思，显得深沉而神秘，几乎叫人不敢对她发生任何想像，她不是这人间的人。她一定是一座雕像，如果她不在走动的话，她是属于艺术王国里的，是某位大师的杰作。

“你想想，我就这么每天等着她，等着她飘下车，跟着她飘到家门口，望着她消失，痴痴地站在那儿，迷恋、沉醉，如疯如癫，远远地感觉着她，体味着她，心里感到一种莫名的满足，一种神圣

的欢乐。真的，我从来没挨近过她，从来没和她说过一句话，我好象连这样的念头也没起过，这纯粹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梦，一个不可企及的未来，一个至高至圣的理想，我每天到这儿来，似乎只是一种天职，一种不可理喻，也没有目的的天职。

“……现在她来了，这回是她，没错，准是。我从车里面那些拥挤着下车的人堆里透视出了她来，我似乎并没有真的看见她，但我的目光有穿透力，对于我自己的梦幻。车挤得可怕，人像是挤牙膏般地被挤下来的；我没看见她是怎么下车的，但她下来了，而且今天特别高兴，她在笑呢！还回头和什么人说话！天哪，她笑得多灿烂，她的声音一定动听极了。哦，今天她有了一个伙伴，真不可思议，她也会有伙伴吗？谁配做她的伙伴？哈罗！那不是‘红苹果’吗？我差点喊出声来，她们互相认识？好像还很熟？我倍加急切地尾随她们而去，不过我越发不敢走得太近，我怕‘红苹果’发现。我远远地跟着，但盯得死死的，我竖起耳朵拼命捕捉从前面飘来的一星半点笑语声，听不清说的是什么，甚至分不清是谁说的，然而这对我已经非常宝贵，忽然间，我觉得她离我近了一些，她说笑着，真的，和我们一样说笑着，我脸一热，心跳猛地加快起来，我有了一个灵感，真的，一个灵感，我惊疑地审视着自己的这个灵感，不过，我下了决心，就这么办！我开始努力放松自己，鼓足勇气，加快步伐，当她们上了中山大道的天桥时，我却公然违反交通规则，敏捷地翻过路边栅栏，从川流的汽车中，跳跃着跑过马路，我一眨眼就到了天桥的那一端，我将若无其事地劈面碰见她们，一脸惊讶的样子，和‘红苹果’寒暄起来，然后……她们来了，她以那样娴雅的足步走下楼梯，大摆的裙子像云彩一般地在膝间缭绕、飘荡……我似乎觉得我已经接触到了‘红苹果’的目光，但我突然低下了头，一转身进了旁边的一家

书店。现在我又远远地跟在她们后面了，还是没碰见为好，没碰见为好，我不住地劝慰自己，不，这不是胆怯，不是胆怯，这是不可能的，她太美了，简直是一个梦，一个至高的理想，必须要有一个真正富有情趣的场合，不能在这街头，这俗透了的街头碰见她。好了，她们分手了，一个往东，一个继续直走。我没有像往常那样的跟着往东，而是也继续直走，这一切都是不由自主的，简直就是命运的安排，真的，鬼使神差般地，我追上了‘红苹果’，我感到了一种突然的轻松。

‘哈罗，红苹果。’

‘哟，高水平。’

‘好久不见。’

‘我可是常见你，青年钢琴家嘛，不过你在台上，我在台下，你当然见不着我。’

‘要是我知道你在下面，我一定演奏得更好。’

‘真的？’

‘那当然。你知道吗？你这大号的著作权还应归我呢？后来全班都普及了，连老师都这么叫你。’

‘怎么，你还想问我要稿费？’

‘我们并排走着，打趣着。我们是中学的老同学，大学里也是校友，同校同届，只是不同系。我在心里盘算着，如何向她打听她刚才的那位同伴，想来想去，想不出个旁敲侧击的办法，最后还是直扑隆咚地开了口：

‘喂，你和金蔷薇很熟？’

‘什么金蔷薇？’

‘就是，就是刚才和你一起……’

‘哦，你是说刚才和我一路走的那个姑娘？’